

内部发行

文史资料选编

第 六 期

(总第十六期)

梁山县(梁平)回龙镇的刀儿匠.....田 稷 供稿

田光国 整理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梁平县委员会编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梁山(梁平)县回龙镇的刀儿匠

回龙镇刀儿匠传入的传说：

梁平县回龙镇的刀儿匠由来已久，常听父辈谈到此事。缘自“走长毛”(民间对太平军的称号)、“走红灯教”“白莲教”都说从湖北省施南、利川一带传入。更谣传江湖异人(通呼之为白莲教)以各种法术出现乡里，而遭到清王朝严厉禁止，故时隐时现。

“反正”前后，刀儿匠被军阀、团练所利用：

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，群雄竞起，争战连年。四川，形成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军阀割据局面，帮会、道门、甚至“绿林”都被利用来扩充其实力。故头裹红巾，手捧大刀的神兵队，行列于军队之前，则屡见不鲜。由此地方团队也仿效实行。如回龙场(民初，乡称场设商)杨柳溪(今杨柳乡)胡阿滋，民国初年任七县团练管练长时，以保家安邻为号召，大办神兵队，甚至在屏锦铺与驻军二十一军六师师长魏楷军团冲突作战时，妄图利用神兵队的“刀枪不入”而取胜，结果，血洒战场，刀儿匠积尸狼藉而告终，又如驻军二十一军三师七旅旅长许绍宗，敦请神兵头子“王神仙”，优养于梁山又庙内望坪楼一月有余，也妄邀教会全军“刀枪不入。”结果在南门外操场(今坝站)试验是否“刀枪不入”时，神仙在一枪之下毙命，才结束了这种愚昧迷信的练兵笑闻。但在科学初萌，封建色彩浓重的国土上，内战连年，民于水火，人心思治，以保家安邻为号召，借用封建迷信愚弄人民的刀儿匠，仍时隐时现地延续着。

一九三五年的再起：

民国二十四年秋天，(一九三五年)国民党统治极端腐败，加上

旱灾连年，土匪蜂起，民不聊生。时有大竹县董家乡，今高坪大队邱云山，（又名锦河）采到梁山县回龙镇木城寨坎下田家老厂，（今农兴大队）其亲戚田敬统家，劝田入教保家。田家住半山，土匪时有搔扰，虽曾聚同族子弟习刀术以保其家，深感势单力薄，邱米相邀，一拍即合。竭力广为传播，时逾年余，竟发展到率二千余众攻城夺池的景象，可称是民国年间刀儿匠事件的大爆炸。我们是刀儿匠攻打回龙镇公所目睹者，时去五十多年，还能依稀记忆。

田敬统传教的情况：

教名：顺天教。同时也听说还有玄天教，飞天教等。

教旨：“保一万清言，佑四季平安。”记得这是解放前土地祠上的对联，被他们所采用。其具体内容是防匪、保家，打抱不平；戒奸谣估霸。但属于封建迷信 会道门组织，容易被各种势力利用。

头领：主教掌管全教事务，称大菩萨，副称二菩萨。以师徒为直接关系。以院落为操练单位，临时指定负责人，有事召之即来，事后各散回家。

操练：刀儿匠并不是人们想象的精通刀术，虽各捧马刀一把，但并不重视练刀习武，专习燃香画水。操练时间，以晚上为主。白天各务生理。操练方法：初时，左手端清水一碗，右手执香一柱，由传教人口诵简单咒语口诀，照诵照练，如此操练，等到自己所画的水，自己口尝起来稍带所谓甜味时，就有“半撮箕粪”了也就是功夫已入门。后期，在自画之水自服后，就开始试刀：是将本人的左（右）手下肘平放在桌上，自己用马刀在下肘突起的肌肉上比划作所谓试砍。这样就表示达到了“刀枪不入”的境界。大刀教操练是砍肚皮，飞天教是

以画符看神像为主。

刀儿匠中有“相筒”称号的人，居于重要的“军师”地位，多由大菩萨、二菩萨兼任。在任何大事之前，“相筒”先画水碗，后用一纸卷成筒，向水碗里看，看所谓吉凶祸福。如攻打某处，必须事先经过“相筒”，决定何日出发，何方进攻，应派多少人，都由他说了算。

一炸即溃的攻打回龙镇公所：

导火线：民二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土匪猖獗，就回龙来说，接大竹界有匪首盘五尔率人抢五。六十之众，盘踞汪家骑龙穴一带；东边沟（今杨柳乡）接垫江界有鄢矮子等匪首盘踞。回龙镇刀儿匠也发展到炽热时期，已由秘密活动转为半公开化。当时，刀儿匠为了显势扬名和保护防匪，田敬统自动率众出击东边沟的土匪鄢矮子，将该匪全部消灭，并将所获一切送交镇公所。而盘踞西山的土匪盘五尔仍仗枪多人众，横行无忌，把田敬统附近的田家也抢了。而镇公所又无力消灭盘匪，故急出赏格：“能砍回盘五尔脑袋的奖手枪二支，大洋五十元。”田敬统乘一个昏黑夜晚，率百余名刀儿匠，仗其地理熟悉，奋扑匪穴，在匪众无备睡熟之际，猝然而降，驱散匪众，直捣匪室，将盘五尔等七名要匪，全数诛杀，挑起七个人头以及所获各物赴镇公所领奖，而徐家政失信不赏，袍钱不给。由此，种下了攻打镇公所以出气的近因。

民国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农历七月初一日清晨，我（田毅）当时在回龙小学教书，由于事先听到刀儿匠会闹事的消息，便住在家里了。我家就住在镇公所后面，看得很清楚。黎明，突然听到人声嘈杂，便知有异，到我家小碉楼上去看，只见镇公所周围，人头涌动，

刀光耀眼，吼声四起。镇公所碉楼上陈德安带的自卫分队，也倚寨严阵以待，上下相望，噪聒不休。惜视线不能看到正面攻打的情况，只淹没在吼杀声中。这样大概相持近一个钟头，忽听得轰的一声巨响，随着枪声齐发，吼叫之声顿减，也看到刀儿匠纷纷败退，镇公所的团队和自卫队都未追击，刀儿匠们鸟兽散地向木城寨去了。一场啸聚四百多人的攻打镇公所。就一炸即溃的结束了。

当天下午，街上恢复了正常秩序，就跑上街去，先到茶馆听街邻摆的新闻，后又到镇公所去问了一下情况，记得是这样的。

田敬统是这次攻打镇公所的首领，也是总指挥。他生于一九〇六年三月，死于一九五九年九月。身出农家，世居梁平回龙，性豪而刚毅，颇擅刀术。攻打镇公所时，他兵出两路，一路是西山队伍、由田敬统会同他的胞弟田敬和（混名田毛子）带领二百余人，由木城寨出发，攻打旧镇公所正面大门，田敬和负责冲锋，二路是东边沟，由大竹来回龙乡传教的邱云山负责，带领一百多人，从东边沟出发，拂晓到街上集合，担负围攻新镇公所。都服从田敬统总指挥。

攻打实况：因刀儿匠组织不严，事先有人“走水”（出卖告密）不但镇公所加强了防范，而且还请来县自卫队一个分队协同防守。刀儿匠不知内情，认为还是那二三十个团丁。当时镇长是徐家敦，自卫分队长是陈德安，他们分工是陈守大碉堡新镇公所，徐守濂溪祠旧镇公所，中间有一段约四十米长的石板坡路相通，也在击程之内。他们又了解到刀儿匠的武器只有刀，没有其他武器，只担心人多势众，决定重在固守，虽发现被围，威胁不大，只增多了守门武力，也曾警告刀儿匠撤散。而刀儿匠自持“刀枪不入”猛击大门，虽粗

木碰撞，终因防守严实而不能打开，而四周已淹没在振耳的喊杀声中，团丁班长徐某见此紧急情况，当即投下一枚手榴弹，众刀儿匠仍持勇不疑，膛目而视，甚至还认为炸弹不会炸。随着轰的一声巨响，最前线的田敬和应声而倒，血满街头，同时也炸伤了好几个人，紧接着团丁开枪射击，伤者更多。刀儿匠也从“刀枪不入”中醒悟过来，田敬统下令撤退，田敬和就在这次事件中带伤死去。

坐滑竿的刀儿匠。胡价人，家住回龙杨柳溪，是曾任七县团练督练长胡同瀛的长孙，受过中学教育，明知刀儿匠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封建迷信组织，一个纨绔子弟竟然参加，但平时又不参加操练画符念咒，在攻打回龙镇公所时，他还是东边沟负责指挥人之一，可又不是背插马刀，脚穿草鞋，手端水碗的临阵指挥，而是刀儿匠出发后，坐着滑竿，用两个刀儿匠抬着去指挥。中途风闻战败消息，立即拨桥而回，狼狈匿家。

田敬统率众攻打忠县城

关于田敬统率众攻打忠县城的事，我们都只是听到当时的传说，所以，就不知道它的起因和有关其他的历史背景了。

田敬统虽然攻打镇公所失败，并未灰心，继续奔走联络。县、乡政权鉴于刀儿匠多属农民，虽然攻打了镇公所，也未立即派部队镇压，相距月余，更给予了田敬统等筹划的时机，他们联络了垫江县复兴场（今晚兴乡）兰举贤，（后为土匪头目）商量由兰举贤攻打垫江城，田敬统负责攻打忠县城，还联络了梁山土门场（今龙门乡）的人规定同日同时进行出击。最后攻占梁山县城就是他们胜利会师后的目标。

农历八月，号称田大菩萨的田敬统率领梁山一带二千余众，向

忠县徒步出发，沿途浩荡无阻，直捣城郊；号称三大菩萨的兰举贤也率领垫、梁近二千之众攻击垫江城；攻打梁山县属各乡镇，也同一天开始。据说，田敬统攻打忠县时，较为激烈，于城郊曾开展多次争夺，终于大刀难胜洋枪，攻城不下，伤亡很大，加上就地无援，所带粮食不济而失败，当天退走六十华里，溃不成军而散失各自回家了。

兰举贤同天打垫江，以及梁山县属的各乡镇的攻打都以失败而告终。

邱云山的被捕和遭杀害。从刀儿匠攻打忠县、垫江、梁山各乡镇后，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震惊，随即派驻军和团练上山清乡。田敬统潜往大竹，但最初来回龙传教的大竹县童家场人邱云山坚持留下，想探听下落，藏伏于山野采家洞中，因地势不熟，而遭清乡军捕获，被枪杀于回龙乡下场口。

从此，梁山回龙镇的刀儿匠，也就销声匿迹了。解放后，垫江仍出^我视刀儿匠暴动。

编后的话：

有关梁山、垫江刀儿匠头领各率众数千，定期同时攻打几个县城，这种活动，是否仅限于迷信蠢动和农民的自发？或者“掺入”了其他“外因”？我们曾走访多处，都不得其端倪，有待社会继续探索！我室采编此篇刊出，作史事资料，供有关方面参考，并期各方教正、补充。